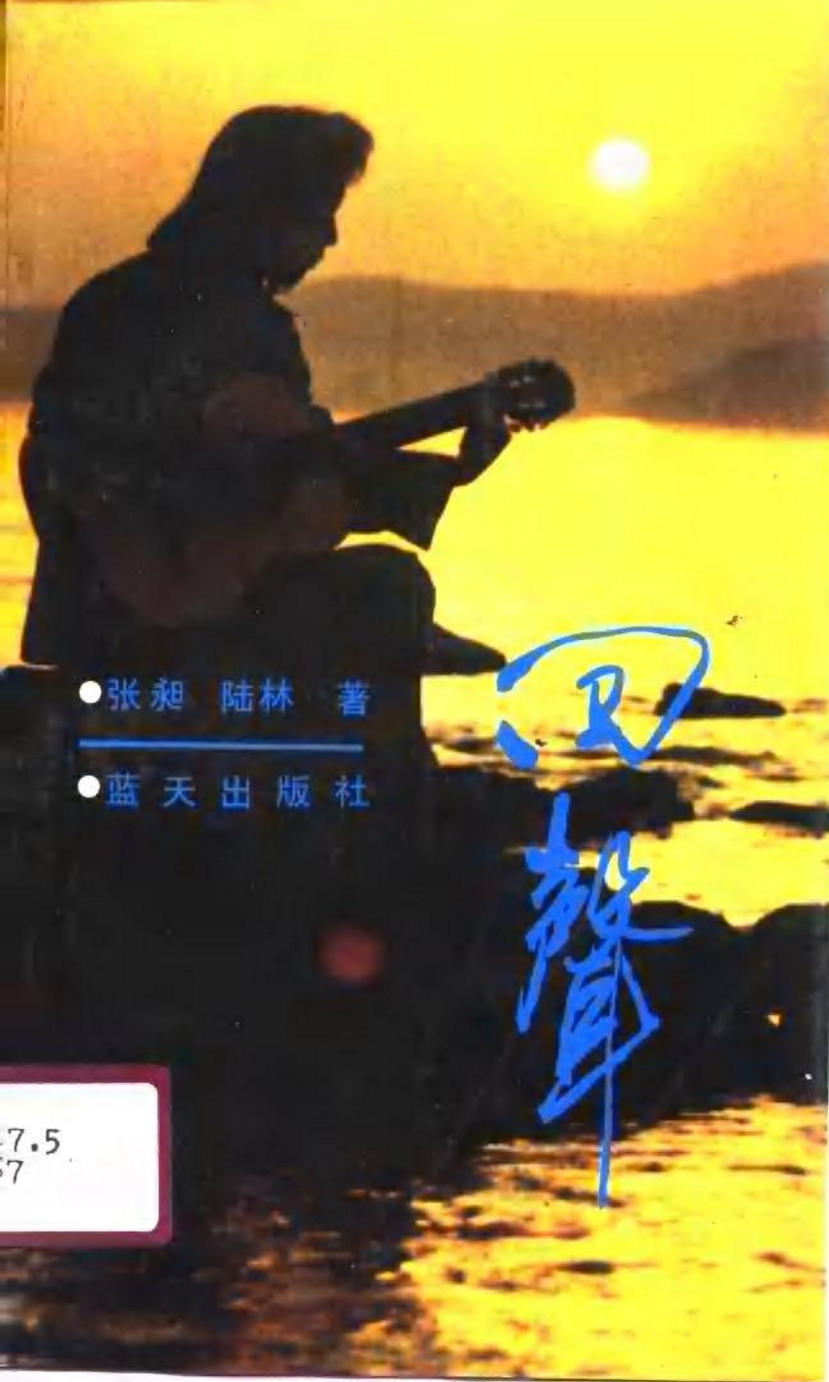




●张昶 陆林 著

●蓝天出版社

7.5
7

责任编辑：王国贤

封面摄影：张天德

回 声

张 昶 陆 林 著

*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登记证号：（京）126号

空军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0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 7—80081—173—5 / I · 18

定价：2.60元

一间小小斗室的回声

一所宽敞礼堂的回声

一片空旷苍凉大野的回声

乃至深山老林雄浑豪壮的回声

都赶不上时代的回声

序

时代的回声，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矛盾交汇冲突的反映。它回荡于特殊的空间，即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之中，它牵动和吸引着人们对某段历史的持久记忆。张昶、陆林同志的小说《回声》，以苏北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群像，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矛盾纠葛，真实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二十多年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热情讴歌了党的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读后能使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中得到多方面的深刻启示。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来说，在诸多的社会生活矛盾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党同群众的关系。那么影响这个矛盾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乡党委书记金恒荣虽然自己也患了浮肿病，却拿出自己的薪水解救饿死母亲又失学回乡的吴剑父子俩，体现了那个时期党的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鱼水情。到了“文革”期间，又正是金恒荣组织在吴剑门前召开“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场会，当场药死了他家鱼塘中的全部鱼苗。被逼到生活绝

境的吴剑气急之下，想用雷管炸死正在生产队用公款吃喝的乡、村干部，他们的“鱼水关系”此刻变成了“水火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金恒荣经过党的教育，深刻反省了自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所犯的错误，他带头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支持帮助吴剑勤劳致富。当吴剑成了万元户之后，他到县委机关去找升为县委书记的金恒荣，这时他手里拿的不再是雷管炸药，而是慰问品，他们之间又恢复了鱼水情。金恒荣与吴剑恩仇交错的情感的变化过程充分说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从根本上影响着党群关系。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领导人民胜利前进，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党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印证。

表现如此重大而严肃内涵的主题思想，本书丝毫没有那些空洞生硬的说教，而是通过一幅幅形象生动、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来展示的。书中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特别是主人翁吴剑那坎坷曲折的生活历程中，有劳动的欢乐和忧愁，有人际间的亲密和冷漠，也有爱情、家庭的甜蜜与痛苦，生活矛盾和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酸甜苦辣俱全，读来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书中对吴剑与柳云之间爱情的描写，动人、真挚、神奇、纯洁、细腻且得体，这

与目前某些文学作品中粗俗低下的爱情描写绝无共同之处。这些都构成了本书鲜明的创作特色，增添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魅力。

张向东

1990年11月

目 录

序

1. 吴剑“闯堂”..... (1)
2. 荒山迷路..... (3)
3. 喜门降灾..... (9)
4. 萍水相逢..... (18)
5. 龙滩春秋..... (26)
6. 山道漫漫..... (35)
7. 洞穴栖身..... (38)
8. 神安落难..... (47)
9. 暗放毒箭..... (53)
10. 一枕黄粱..... (61)
11. 梦魂鸣冤..... (67)
12. 狼的恩典..... (73)
13. 辞去人间..... (84)
14. 月圆人缺..... (89)
15. 铁门无缝..... (94)
16. 生活的梦..... (105)
17. 情断意绝..... (111)
18. 孤注一掷..... (120)

19. 节外生枝.....	(125)
20. 各持己见.....	(133)
21. 揭晓之后.....	(140)
22. 湖畔拜望.....	(149)
23. 阳光灿烂.....	(159)
24. 苗圃巧遇.....	(166)
25. 春回人间.....	(172)

1. 吴剑“闯堂”

陵运县委、县人民政府银灰色的铁皮大门敞开着。门楼上的国徽，在冉冉升起的旭日的辉映下，闪耀着灿烂金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风中招展，她那哗哗的舞动声，象巨轮起航时扯起的水浪的音响。

看大门的王老头，站在传达室门口，正在和一个来访者说着话，转眼间，从大门外进来一个三十好几的年轻人。

“喂，找谁？”王老头顺口问道。

“金书记。”

“‘金书记’？大院里姓金的书记好几个，你要找的……？”

“金恒荣书记！”

对这位个头略高，浓眉阔脸的“来客”，王老头先是不以为然，继而觉得面熟，最终到底想起来了！

“啊，这位老兄不是前几年经常来县里打官

司、告状，后来扬言要用雷管炸死金恒荣的那个‘吴剑’吗？这会儿，他干嘛来了？莫非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哪！”王老头揣摩着，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吴剑提着的大帆布包。帆布包沉甸甸的，滋里鼓外，不知是何玩艺。该不是害人的家伙吧？说实在的，王老头虽然五十多岁，压根儿没见过雷管、炸药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急中生智，果断、威严地大声喝道：“金书记一大早就下乡去了！你别去找他了！机关里正在学习体改文件，不接待……”王老头说得太急切了，以致语无伦次。然而，事有凑巧，他这一连串带有强烈性的语言，却被大门外接连开进来的两辆吉普车的汽笛声、马达声、颠簸声淹没了，而他的视线，也随即被车辆挡住。当吉普车开过去，王老头发觉吴剑已三步两步进了县委办公大楼。

这还了得！王老头转身跑进传达室，抓起电话听筒，急拨二楼县委办。倒霉！电话占线。他把听筒一丢，顺手抄起二尺多长的铁棍，火急地朝吴剑追将而去。

这个曾经和金恒荣书记恩仇交错的吴剑，今儿到底是为什么找上门来了？

刚从公社升迁上来才不几个月的县委一把手金恒荣书记，人生安全到底怎么样呢？

2. 荒山迷路

“**他**小舅，你来。”一个四十多岁，瘦削、黝黑的山里人，急匆匆从外面回来，把内弟领进自己房间，“不好啦！”

“出了什么事啦？”十九岁的吴剑不知哪头逢集，一种不吉祥的预感使他惊愕得瞪圆了眼睛，半张着嘴，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盯着堂姐夫刘维云的脸色。

“你那地头上来人查找你了！”刘维云小声、急迫地说，“我们大队司令部今天上午接到你们那儿造反司令部的长途电话，叫监视你的行动，来人明日上午可到。”

当时吴剑脸色变得煞白。接着，他由恐惧变为愤怒。他忽然满脸紫红，一直红到发根。瞪圆的两只惊愕的眼球，突然闪烁一下，继而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牙齿咬得咯吱吱的响，用拳头“通”的一声擂了下胸脯，说：“来，老子和他们拼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一个，包本；杀两个，挣一

个！树活百年砍柴烧，人过百年还是死。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俺响当当的贫农，被他们改成破落地主。俺装熊了，让他们了，可是还要追过来……”说着说着，吴剑一拳捣去，把墙上山石块子砸掉鸡蛋那么大，通红的血顺着手指缝里直往下滴。

“你不能这样！要是闹出人命关天的事来，俺这一大家子如何是好？况且，好汉不吃眼前亏，是千古之理呀。你，你……”刘维云被吴剑豁出去的架式搞得毛躁了，急忙用劝解近乎恳求的语气说。

“姐夫，你看怎么办呢？”

“赶快离开这里，不然……”

“往哪去啊？”

“我有个表兄弟在江西，凑起一个建筑队，给人家盖房子，你就带上我的信，奔他去吧。”

烧锅、摊饼，准备行李……

下坠的夕阳，被山区的暮气包裹着，艰难地散发着绒球样的余辉，恰似一个流浪者迷茫的眼睛，充满无限的怅惘和生活的泪痕。

在去往三岭火车站的羊肠山道上，吴剑独自跋涉着。他不时地神经质地转过头去，张望是否有人追来。这决不是什么恐惧心的驱使，而是他希望他的对头能在这时候追来，在荒山野岭与他们决一死战，出一出憋在心窝里的闷气。然而，尽管他多次地回头，在他走过的路上，除了涂满苍茫的暮色，别说没有人影，连一个狗影儿也见不到；往前看，前面的路被枯败的山草覆盖着，似有似无。

他背着简单的行李，提着半新不旧的绿色帆布包，包里装着堂姐为他赶做的玉米面锅巴，尚散发着绉绉热气，融解他结冰的心。

随着一阵寒风袭来，西边山洼里，隐约传来嘈杂的狗叫和人群的呐喊：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喊声，象一团烂棉花直塞心窝，憋得他透不过气来；喊声，又似风沙迷雾，使他茫然不知所向。从理论上，他找不到对此搏击的根据；从直觉上、从切身感受上，胸膛里却能理直气壮地腾起一股烈焰！不然，为什么能把“红”的“造”成“黑”的？把“正确”的“造成”“错误”的？把“革命”的“造成”“反革命”的呢？

夜幕不知不觉地降临了，层层叠叠的群峰和夜色融为一体；一切都失去了原有的形状，一切都装进了夜的染缸。吴剑心里十分纳闷、烦躁，只顾埋头往前走，却没留心路道的去向，当他绕过几座山头，才察觉山道越来越窄了，路旁的野草已稀疏、间断地爬到路心，缠裹着脚板。吴剑紧张起来。他顺着这似路非路的山道，不多会就走到一个已经枯竭的水库边上。左看右看，再也找不到有任何一条向前延伸的路形了。夜风越刮越大，吹得漫山的枯草沙沙作响，吴剑心里一阵紧缩。他顺着水库堤岸，徘徊着，极目辨别着方向，寻找着路道。找着找着，突然，在水库的西南方，他发现了村庄。虽

然看不见村庄的轮廓，那屋脊背阴处的一条条未化完的积雪，象一条条白色的带子，隐约可见。吴剑象发现了救星，一口气跑到“村庄”。天哪！这哪是村庄，而是茅草丛生的乱葬岗！那所谓一道道横线条的屋脊上的白雪，竟是一座座坟墓背阴处的纵向的积雪。吴剑头脑“轰”的一声，几乎栽倒。求生的欲望，又使他迅速恢复了镇静。他摸到一座又高又大的坟墓跟前，顺着没有积雪的一侧往上爬，准备登上坟顶，寻找路道。但是，没有积雪的坟坡，正是白天积雪融化而又结成冰冻的地方，怎能爬上去呢？他又绕到坟的背阴处，踩着雪往上爬，这下真奏效，没费多大力气，就登上了坟顶。坟顶又高，又尖，无法立足，他只好趴在坟顶上，脚手叉开，整个身体成为弓型，紧贴坟坡，四下观望：天上没有月亮，稀疏的星光时隐时现。极近处，只能看到黑黑的山头；远处，偶而传来一两声狼嚎，夹杂着猫头鹰的怪叫。

路，在哪儿？三岭车站的方向在哪儿？全没了！

完了！完了！假若有一只野狼赶来，这百十斤重的肉体，定将装进狼的肠胃！恐怖、绝望，使吴剑浑身麻木起来，头脑变成一块不听使唤的铁板。

“汪汪汪……”，不一会儿，前面山头上传来一阵狗叫，生的火花，扑灭了死的恐怖。吴剑恢复了知觉，从坟头上连滚带爬地滑下来，拎起行李，径直朝狗叫的地方跑去。翻过隆起的高滩，绕过耸

立的峰顶，眼前出现了灯光，一条黑糊糊的大狗，从灯亮的地方“嗖”的一声扑来，接着是老头儿的喝问：“什么人？”

吴剑一边和扑来的大狗周旋，一边大声请求解围。老头两声喝斥，驯化有素的大狗，转而象迎接客人似的，摇着尾巴，依偎在吴剑身边，把他一直领到亮着灯光的草屋子跟前。草屋周围堆着几垛山草，看样这屋里住着的一定是看草的人。没等主人许可，吴剑就掀开挂在门上的草帘走进屋去。这是一间檐口托地的临时搭起的小屋。屋里地铺上躺着个满脸络腮胡子黑脸老头。

“你这小哥哥打哪儿来？”老头欠欠身子问。

吴剑气喘嘘嘘：“老大爷，俺迷路啦。从后边坟地里过来的。”

老头听说“从坟地里过来”，猛然坐起，络腮胡和长头发搅裹在一起，两只眼睛睁得滴溜溜的圆，镶在一对象黑环子似的眼眶里，声音颤栗惊骇地说：“乖乖，那坟地是狼窝啊！经常有人在那里被狼吃掉！”

吴剑站在地铺一旁，吓呆了。他仿佛看见，一大群野狼在坟地里撕扯着一个过路人的肉体，那人先是挣扎、喊叫，接着就变成一幅血肉模糊的骨骼……

老头接着问道：“天这么晚了，你这小哥哥往哪儿去呀？”

“去三岭赶车。”吴剑抹了把额上的汗珠。

“去三岭还有十来里，你就在这儿和我通腿吧，明早再去。”

吴剑掂了掂手里的帆布包，想起平时老人们常说的关于孤档独屋的许多传说，他犹豫一刻，拿定主意说：“老大爷，俺有急事，今晚一定要赶到车站。请你给指指路。”

老头从地铺上起来，把吴剑领出草屋：“往西走，一眨眼就到土路上。顺土路直往西南，一气通到三岭。”

吴剑向老人道了谢，向西走去。不一会，果真有一条土路横在脚下。他顺着土路，直奔三岭。过了跑马坡大山洼，便望到车站的灯火，在夜风里寂寞、困倦地摇曳着。一列北去的火车，象一只被寒风激怒的雄狮，带着刺耳的长啸，射出利剑般的光柱，“吭哧吭哧”地猛扑过去。

三岭车站到了。晚班车已经过去。吴剑走进候车室，放下行李，在一条紧靠北墙的长凳子上坐下，张着嘴喘嘘起来。

两间候车室，门窗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墙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打倒×××”、“炮轰×××”、“活剥×××”的大字报。墙角处，一条难得看见几绺布丝的破被里，蜷伏着一个头发蓬乱的老头，不住声地哼哼唧唧。老头的身旁放着个柳条篮子，篮子里一双筷子，一个黑碗，碗底还残留着山芋叶和玉米面做成的稀饭糊糊。

“老头大概没有要饱肚子吧？”吴剑对老头不

由地起了同情心。他拉开帆布包，取出一块玉米锅巴，送给了老头。老头接过锅巴，如获珠宝，那幅感激的模样，无法形容。他并没有三口两口将锅巴吞下，而是一点一点地往嘴里掰着，细细地咀嚼着、品尝着……

吴剑看着老头儿吃锅巴的这幅神态，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被饥饿夺去生命的母亲，想起了还在苏北老家备受煎熬的老父，想起了他弃家出走前的情景……

3. 喜门降灾

“下来，快下来！紧急任务！”

吴剑正在榆树上捋树叶，用来解决新婚后口粮不足之急，忽听树下有人喊，低头一看，原来是本队文革组长徐立旺，外号徐三秃，便问何事。

徐三秃仰脸向上，双手掐腰，硬梆梆地说：

“公社当权派金恒荣，被俺大队红总司搞来了，你快快下来扎个刘少奇草人子，今晚开金恒荣的批判会，叫他背着刘少奇僵尸挨斗。”

“斗他什么罪？”

“上几年包产到户，不是他在俺大队带的头、